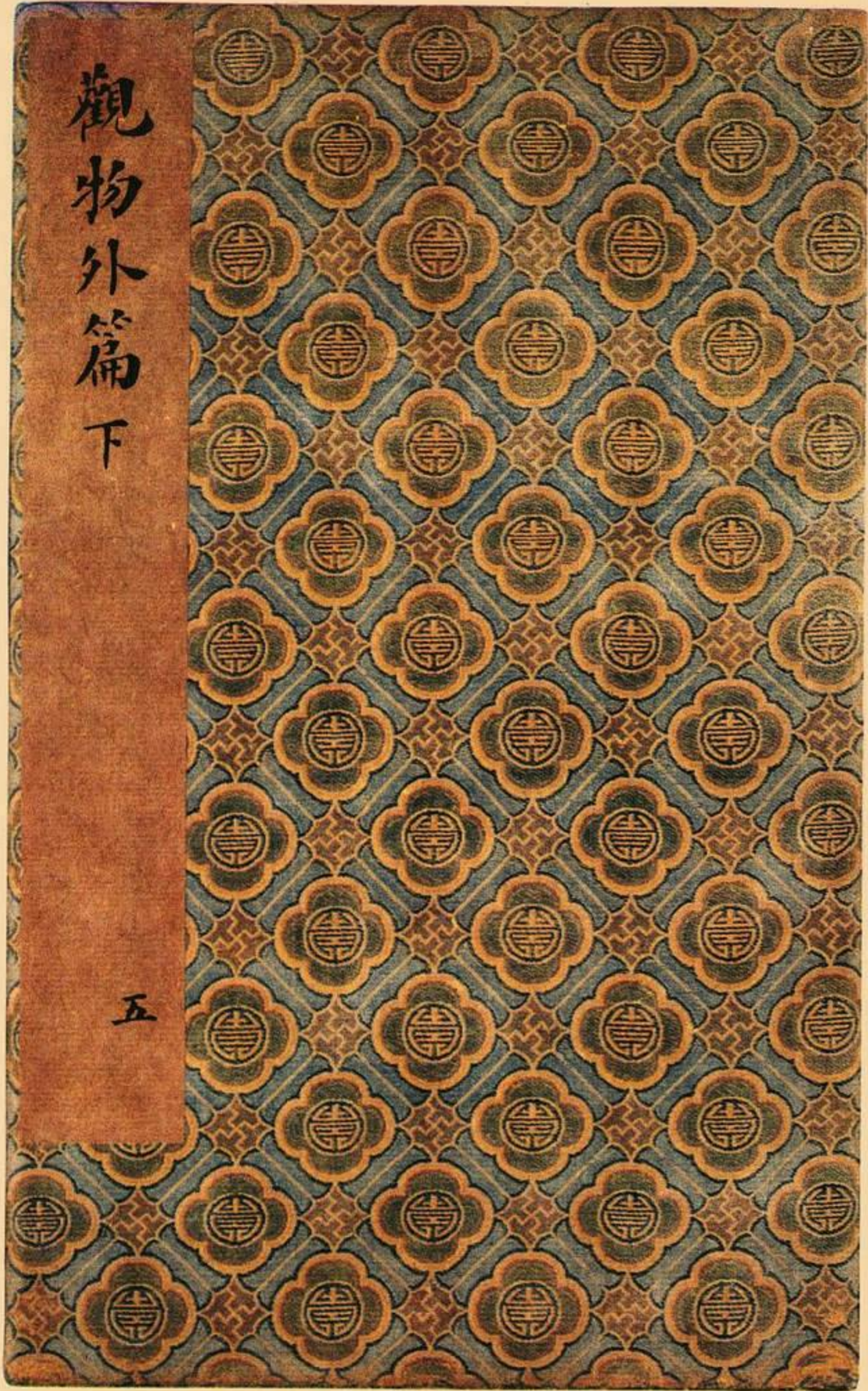


邵子觀物篇漁樵問對

五

觀物外篇下

五





邵子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

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鼻口共為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也

火生于無水生于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

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

鷹鷂之類食生而鷄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

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

蠶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燕菁之類
今歲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
復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
消長之理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
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
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暝在風者暝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
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在水而鱗鬣飛之類也龜獺之類走之類也

夫四象者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
之陰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

天之蘖十之一猶可為人之蘖十之九不可追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于陽日入
縮度陽從于陰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
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

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
言也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氣血使之然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一本

瞻作正寤在心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
而暗

陽主闢而出陰主翕而入

魚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

陰對陽為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

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
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為萬物以道生天地

則天地亦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為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為主陰

次之故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
出入之類者龜鱉鵝鳧之類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
十有六五變而三十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
矣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
類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入始得而知之但
萌諸心發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
所以慎獨也

氣變而形化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
者因物而然也

氣形盛則鬼氣盛氣形衰則鬼氣亦從而衰矣
鬼隨氣而變鬼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鬼存形
化則鬼散也

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

不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

星爲日餘辰爲月餘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爲堆阜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而爲

八卦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六

八卦相錯者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變柔而爲復柔變剛而爲姤自茲無窮矣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跡
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
矣

中庸之法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

韻法開闢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韻法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
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

素問密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矣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一本云寂然不

動以其無陽坤之象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復之義也

荀莊之徒失之辯

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

銜凡冬聲也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
則為无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
應而動則為益矣

精氣為物形也游竟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
體也游竟為變用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剗割者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
三者不可闕一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
得時則能變化自變則不能也

伯夷不食周粟至餓且死只得一箇仁字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
以天下爲未足又止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允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
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
能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
事則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
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至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墮獲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閎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

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

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

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易無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踰四顧孔子觀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至理一作中理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者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爲身本身爲家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不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

言發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爲任數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無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而不自得

人作事須是見遠只爲天地日月長久故凡事不可見其近也

智數只面前可用然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

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初非天降地出人情安處行即便是

歛天下之智爲智歛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此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亦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在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己力之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己力之不足而以爲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餒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
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
長一闢一闢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此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
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
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
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
耶大哉位乎待才時一云用之宅也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
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
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
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
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誠不可以得
道

先天圖者環中也

良藥不可以離手善言不可以離口
作事必須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書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

叔向子產晏子三人才不相上下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舊潛八佾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

曰孫明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審五霸之功過則未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矣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爲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穆公有功於周又能遷善改過爲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力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爲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

四國者也故四國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人言春秋非性命之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云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又曰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於絕四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剛

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
孔子以申枵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
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
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
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
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
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任至誠則無
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
智數由逕以求之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不
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
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必欲
有所遇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
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
天也逆天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

之禘以爲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爲也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

不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則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落下閔改顓頊曆爲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中心故首中卦

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數而生也

元亨利貞變易不常天道之變也吉凶悔吝變易不定人道之應也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

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
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統下三者有言象
不擬物而直以言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
意有數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易之數窮天地終始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
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
二物也

易有內象理致是也有外象指定一物而不變

者是也

理致一
作理數

在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
坤道成陰也

神無方而易無體滯於一方則不能變化非神
也有定體則不能變通非易也易雖有體體
者象也假象以見體而本無體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聲無形不可得而見者
也故假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
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
而成者也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依本分皆謂之道不
依本分皆謂之非道

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
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夫天地之所
以然而然者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
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
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
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
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才存遠舉必至之願之謂志并

包含容

一作包
容含忍

之謂量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
不知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

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
剛中剛石也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于五伯絕于
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日爲心月爲膽星爲脾辰爲腎藏也石爲肺土
爲肝火爲胃水爲膀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爲四千三百
二十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
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
以三十乘之得其數矣凡甲子甲午爲世首

此爲經世之數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又
云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申辰子從之也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倚蓋之說崑崙四垂而爲海推之理則不然夫
地直方而靜豈得如圓動之天乎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
生命在根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

無體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風類水類大小相反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

一十百千萬億為奇天之數也二十二百二十千二百萬二千億二萬為偶地之數也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陽在西北火石處之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順者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堯典暮三百六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

月之餘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五十分

五兩之則爲十若三天兩之則爲六兩地又兩之則爲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

天之變六六其六則得三十六爲乾一爻之策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爲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爲坤一爻之策數也積六爻之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爲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內也心血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

乾爲天之類本象也爲金之類列象也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於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也四府地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旣濟未濟以人事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火生濕水生燥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聖人之性也苟不知而強知之非情而何失性而情則衆人矣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變復歸於神也

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乾竒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天坤耦也

陰也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
震起也一陽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
雷坎陷也一陽陷於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
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而止也故天下
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下故天
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其卦
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
爲附麗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
故天下之說莫如澤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外也水外

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 內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
而吉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
女授受不親禮也媿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
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
也然惟湯武則可非湯武則是篡也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
交也乾坤起自奇耦奇耦生自太極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
隨矣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
我之謂理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
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
也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
循環也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

有始者生之本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狀也與鬼神之情狀同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爲五地有五行金木水火與土而爲五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人智強則物智弱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人爲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兩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己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惟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也

老子知易之體者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始以薄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不和

無思無爲者神妙至一之地以所謂之一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人心當如止水則定定則靜靜則明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伯者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也

劉絢劉質夫問無爲先生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弊屣也竊負而逃

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言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理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去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己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僚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

所以造物者神也神不死所更者四時也所以造人者神人也神亦不死假如一木結實而

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二之理也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覷是為至矣作易者其知道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太羹可和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

數焉雀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走飛之物皆可以數推人百二十年之物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

以尊降卑曰臨以上觀下曰觀

母意母必母固母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

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
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固不化我有已
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
獨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識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識一作誠

康節先公既捐館門弟子記其平昔
話言合二卷尚恐傳錄之際不能無
差然亦足以發明成書因名之曰觀
物外篇嗣子 謹題

嵩湖劉炳
圖藏書印

邵子觀物外篇下終

原藏書印

藏書印

